



舞娘泪

台湾 钟 虹

舞娘泪

台湾 钟 虹

舞娘泪

台湾 钟虹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8 $\frac{5}{8}$ · 179,000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、 社自, 127-201 书号 10309·90 定价, 1.85元

这本小说的故事，发生于一九七一年，世界石油危机之前。

台中火车站里的扩音器，传出一个女子的清脆的声音：“各位旅客请注意，开往台北的观光号快车，现在开始剪票，请各位旅客依照秩序排队，到第一月台上车。”那女播音员重复说了一遍之后，再改用台语播出。

大部分坐在候车室里的旅客，都纷纷站了起来，提着自己的行李，走到早就有人排好的行列后面，掏出车票，挨次通过剪票口的剪票手续，然后进入第一月台。

一对年轻的男女走到月台前端，停在几个旅客的后面，男的放下手中的皮箱，紧握住女的手说：

“海华，我们在一起六年了，想不到现实竟这样残酷，把我们分开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！”女的哽咽着几乎是叫了起来。

海华转过头去，强制忍住快要奔流出来的眼泪，她不愿在他面前显露出她内心的痛苦，而让他猜到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次会晤的时刻。她想告诉他：云生，我们以后不可能再见面了。但是她不能说，说出来不但会刺伤他的心，而且会带来更多的困扰。

远处一声汽笛的嘶叫，把两个年轻人的心都快要震裂

开来。男的将女的手握得更紧，将她拉近自己的胸前，女的无可奈何地面对着他。男的说：

“到台北就写信给我，记得吧？”

女的点了下头。

火车象一头巨大的野兽，吼叫着冲进车站，然后慢慢地停住了。每节车厢里跳下来一个女服务员，站在车厢门口，板着面孔，象宪兵队门前的卫兵一样，瞪着旅客们走进车厢。

赵云生提起皮箱，跟在林海华的后面跨进车厢。他们找到座位后，赵云生将皮箱和海华的手提包放到架上，然后坐在她的身旁，默默地望着海华。

“你走吧，车快要开了。”

“还早呢。”

赵云生的心中有千言万语，想对林海华说，虽然那些话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但他还想再说一千遍，一万遍。可是如今没有时间再让他说了，这无情的火车立刻就要将她载去遥远的地方。他恼恨自己，没有经济力量帮助他心爱的人，也没有力量替她在台中找一个适当的工作，否则她就不会到那遥远的台北去，那个被他诅咒的地方。

林海华的座位靠着车窗，她故意将面孔朝着窗外，不让赵云生看到她面部的表情，她想她现在是快哭了。

“先生，你的车票是几号？”一个提着〇〇七手提箱的三十多岁男子，站在赵云生身旁，礼貌地说。

“对不起。”赵云生站了起来。

火车站里响起一阵骤急的铃声，接着是一声汽笛的长鸣，赵云生说了声：“别忘了写信！”然后匆匆地走了。

林海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，突然她用两只手遮住面孔，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
火车缓缓地开动了，车站从后面慢慢退去。她听到赵云生在月台上的呼叫声，并且敲打她窗外的玻璃。她没有抬头，仍然遮着脸在低声啜泣。

火车的速度渐渐加快起来，她想这时离车站已经很远了。她觉得两只手掌都浸满了眼泪，一大滴一大滴掉落在她的迷你裙上。她从脸上移开双手，转头在找寻什么东西。邻座的那个男子，将一块叠得很整齐的手帕递到她的面前。

她犹豫了一会儿，接过那陌生男子的手帕。她本来想站起来从架上取自己的手提包，但是她发觉车厢里很多旅客的目光都射在她身上，她不想让他们看到她流满泪水的面孔，于是她接受这陌生男子的帮助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她将湿透了的手帕交还那男子时，哽咽着说。

“别客气。”那男子用低沉的声音说，“刚才那青年是你的朋友吗？”

她点了下头。

“人生总有悲欢离合的时候，用不着这样悲伤。你是到台北去吗？”

她再点了下头。

“台北离台中很近，两三个钟头的火车就到了。你们可以常常见面的。”

她没有说话。这时车上的服务员捧着一个盘子，站在那个男子的前面，象哑巴一样地望着他们。

那男子从盘子中取了一包茶叶，再转过头来问海华：

“你喝什么？……香片好吗？”

海华又点了下头。

那男子将两包茶叶的纸袋撕开，分别倒在靠着车窗的两个杯子里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服务生提着个大茶壶从后面走来，拿起他们的一个茶杯，熟练地将开水冲在杯里，然后再拿起另一个，在冲满开水后，就转身到右边的座位去了。

车厢里播放出悠扬的音乐，使海华的心情松弛了些。接着一个女服务生挨着座位，送上来塑料袋包着的两条白色毛巾，邻座的那个男子将一条递给海华。海华说了声“谢谢”，然后撕破塑料袋，用湿润的毛巾揩她犹沾着泪痕的脸。她对这邻座的男士对她的帮助和关怀，感到由衷的感激。但是她发觉那男士凝望着她迷你裙下那白嫩圆滑的大腿，她记起父亲生前对她说的话：“你太过诚实，太容易相信别人，迟早总会吃亏的。”于是她不自觉地将迷你裙向下拉些，对那陌生的男子采取了警戒的态度。

“请问贵姓？”那男士说。

“姓林。”

“去台北玩？还是去工作？”

“去工作。”

“是私人的公司，还是政府机关？”

“私人公司。”

“我住在台北，这次到省府开会。每个月我都要到台中一两次。如果在台北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，我随时都可以效劳。”那男士掏出一张名片，递到海华面前，“这是我的名片。”

海华并不想接受他的名片，但觉得又不便使他难堪，最后还是接了过来，约略看了一眼。这时她才知道这个男士的姓名叫余伯英，是一家银行的出纳科长。她取下皮包，将名片塞到里面。除此之外，她没有其他办法处理这件事情，难道当着他的面，将名片丢到车窗外去？

她不想再和邻座的这个男子说话，于是闭上眼睛，将头靠着座椅假装睡觉。她实在太疲倦了，也的确需要休息一会儿。从早上起来，她忙着收拾行李，还忙着帮助母亲弄菜，这是她和家人长久分离的一顿午餐。自她出生以来，从不曾单独离开过家庭，在她高中毕业那年，父亲曾带她和弟妹到台北旅行过一次，那是四年以前的事了。那时父亲在台中市的闹区开了间西药房，生意倒还不坏，高中毕业后，她就在店中帮忙照顾生意。谁知去年的夏天，半夜里邻居突然失火，当她全家从邻居的喊叫声惊醒过来的时候，火已经烧到她家的前楼，她一家五口从火焰的浓烟中逃了出来，幸而保全了性命。房子是向别人租来的，全部财产都付之一炬了。

然而祸不单行，在父亲重整家业的时候，一个更大的不幸降临到了他们家里。很多年来，父亲在商场的信用很好，在亲友的帮助下，西药房在另一个地方又重新开张。在火灾将她家的财产烧光以后，父亲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而且加上筹备重新开业，每天东奔西跑过于劳累的缘故，父亲竟得了可怕的胃癌，春天住进医院治疗，三个多月后，父亲在痛苦中去世了。但是父亲去世以后，却留下三十多万元的债务，这些钱都是向合会公司和亲友借来的，她们家中没有人有能力偿还。母亲老了，没有就业的能力。

弟弟在成功大学读书，还有两年才能毕业，而且毕业后还要去服兵役。妹妹在念高中二年级，明年毕业后虽然可以去找一个工作，但是那许多债务和目前全家的生活费用，谁能够挑起这副重担？父母养育的恩德，同胞姐弟的感情，她不能不肩起这副沉重的担子。然而在目前的各种就业环境中，以她所受的教育程度，不可能找到一个足以养活她一家四口的工作，更何况还有父亲留下的那许多债务？

古人曾说：天无绝人之路。在她觉得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两个星期前，她在街上遇到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。在高中念书的时候，那同学的家境很坏，父亲是开计程车的司机，就在高中毕业那年，父亲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。那同学就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，到台北去工作，帮助哥哥念完大学，弟弟妹妹都在高中毕业了，而且家庭生活过得很好。那同学去台北以前，她们从初中到高中，都是最要好的朋友，自从去台北后，年年都回家两三次，每次回家都来找她玩。上次她们见面时，她同她谈起父亲去世后的家庭状况，请她在台北代找一个工作，就象她一样，能帮助弟弟完成大学的学业，而且还要偿还父亲的债务。

“要达到你这些愿望是办得到的。你知道我在台北干什么？”那同学说。

“你不是说过，在一家贸易公司做会计吗？”

“见你的大头鬼，做会计一个月能拿多少钱？三千块，够多吧？我哥哥念高雄医学院，一年的学费和伙食费就要三万块钱，我赚的钱给哥哥缴学费就完了。全家人吃什么？喝西北风！”

“淑英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

“当舞女!”

曾淑英告诉她，当舞女并不是一件愉快的工作，因为不善逢迎，得受客人的气，还得受大班的气。尤其是刚下海的时候，没有客人认识你，就没有客人点你的台，全靠大班给你介绍台子。有时在休息室里，坐整个下午和整个晚上，没有一次台，只有让眼泪往肚里流。好在她有天赋的本钱，不到一个月她居然红了起来，凡是她坐过台子的客人，到舞厅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不点她的。两个月后，她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带进场，这时候大班反而来奉承她了。人是非常现实的，刚到舞厅上班，大班常常这样那样说她的不是。在窜红以后，大班却对她百依百顺，因为大班是靠舞小姐的钟点折帐的，一个大班所带的小姐，钟点越多，大班所分到的钱也就越多。所以一个红小姐，大班和舞厅对她都很重视，恐怕她跑到别家舞厅去，或者换一个大班，这就是舞厅和大班的损失。因为有很多客人，会跟着舞小姐跑的。

曾淑英还告诉她，舞厅是一个星期领一次钱的，目前她每个星期能领四千到五千块钱，这算是正常的收入，有时遇到好的客人，还会送她些东西。她说她手上这个一克拉的钻戒和亚米茄表，就是客人送的。

“淑英，让我考虑一下，而且我也要和妈妈商量。我想除此之外，我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。”

“好的。”曾淑英说，“我明天就要回台北去，如果你决定牺牲自己去救你的家庭，可以写信给我。”

曾淑英留下了台北的住址，她们就分手了。林海华回家和母亲商量了几天，她们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办法生活下

去，于是母亲同意了。在台南念书的弟弟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。在她们作了这种决定时，她与妹妹和母亲，曾经哭泣了几天。三天以前，她写了封限时信给曾淑英，说她要乘今天下午两点钟的观光号快车到台北，因为她很多年没有到台北去了，而且道路不熟，希望曾淑英能到火车站接她。

最使她伤心的是她和赵云生的关系。赵云生在一所中学担任教员，家庭的负担很重，这就是他们不能结婚的原因。赵云生是个诚实的青年，她念高二的时候，赵云生是中兴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，他们是在一个同学家中认识的。自从他们相认以后，六年多来，赵云生从不曾交过别的女友，而是全心全意地爱着她的。海华自己对赵云生也有深厚的情谊，她拒绝了很多男子的追求。没料到上天对人的感情竟是这样嫉妒，因为家庭的变故，竟把他们拆散了。当她告诉赵云生要去台北一家贸易公司上班时，他问她是哪一家公司。她说是一个同学替她介绍的，还不知道那家公司的名称。赵云生问她那个同学的地址，将来好跟她通信。她说那同学没有留给她地址。赵云生追根究底，他说那个同学没有留下地址，你到台北怎么去找她呢？她说那同学上星期回台中来，约好今天到火车站接她的。她从来不曾向任何人撒过谎，但这次赵云生居然相信了，女人对撒谎总有一些天才的。

二

“各位旅客请注意，现在台北就要到了。请各位旅客不

要忘了随身携带的东西，谢谢各位。”

扩音器里传来一个女服务员的声音，海华从沉思中惊醒过来。她转头朝向窗外，看到一列很长的三层楼房，那是中华商场，这些建筑在她的脑中还留有深刻的印象。这时车厢里的旅客都纷纷站了起来，从架上取下自己的行李。邻座的那个男子取下自己的手提箱时，低下头问海华：“林小姐，这皮箱是你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海华回答，并且站了起来，取下自己的手提包。

那男子将皮箱从架上拿下来，说：“很重呢！我替你拿好不好？”

“不必了，谢谢你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不是小偷。而且这许多人，我拿了也跑不掉的。”

海华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不是这意思。”

“那么，让我替你拿好了。你要到什么地方？台北你不熟吧？叫部计程车送你去好吗？”

“谢谢你，余先生，我约好一个同学到车站接我。”

火车停住了，旅客们一个挨着一个跨下车厢。林海华跟在余伯英的后面朝出口的地方走去，老远地就看到曾淑英在收票栅栏外面的人丛中向她挥手，并且大声地叫：

“海华！海华！”

“淑英！”

“那就是来接你的同学？”余伯英回过头来问海华。

“嗯。”海华现出愉快的笑容。

“她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在一家贸易公司当秘书。”

这是海华有生以来第二次撒谎。自从她念幼稚园的时候起，一直到高中毕业，老师都告诉她撒谎是一种很坏的品德，现在她觉得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。难道她要对这个刚认识两个钟头的男子说，曾淑英是一家舞厅的舞女吗？

他们走出收票口，淑英走过来紧握住海华的手，她说她到车站等了十多分钟了。余伯英提着皮箱站在她们身旁，曾淑英诧异地向余伯英看了一会，然后问海华：

“这位先生是……”

“余先生，我刚在车上认识的。这位是我的同学曾小姐。”

“曾小姐，很高兴能认识你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曾淑英笑着说，“很多男人认识我以后，他们都会后悔的。”

“曾小姐很会开玩笑。”余伯英微笑着说。

“淑英，别开玩笑，我们走吧。”海华催促着。

“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来，只带一个皮包？”淑英望着海华，诧异地向。

“余先生替我拿皮箱了。”海华说。

“余先生，皮箱交给我吧，你的任务完了，再见。”淑英直爽地说。

“我可不可以请你们去铁路餐厅喝杯冷饮？”

“不必了。”淑英爽快地回答。

“那么，你们住什么地方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地址，我改天去拜访你们。”

“我住在姑妈家里。姑妈很顽固，不允许乱七八糟的男

人去找我们。”淑英说。

“我不是乱七八糟的男人。”余伯英笑了起来，海华也笑了，“林小姐刚到台北，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话，请挂个电话给我。好吗？”

“余先生，谢谢你的好意。如果需要你帮忙，我会找你的。”海华说。

曾淑英从余伯英手中接过皮箱，却站在原地不动。她们看着余伯英跨进一部计程车，朝北门的方向驶去，淑英才转过头来对海华说：“这家伙很面熟，好象从前见过。”

她们谈着话，走向计程车排列的地方，一部红色的计程车驶到她们面前，她们跨了进去。淑英对司机说：

“林森北路。”

汽车驶往延平北路，再转向长安西路，然后通过中山北路驶往长安东路。到达林森北路时，淑英指挥着司机东转西转，驶进一条巷子里，在一栋两层楼的建筑门前停了下来。淑英付过车费，提着皮箱用钥匙打开大门，领着海华走上二楼。

二楼的设备很豪华，铺着红色的地毯，客厅约有五坪大小，摆设有几张绿色绒布的沙发和一张中间嵌着大理石的方形茶几，左边靠墙壁的地方有一架电视机，右边的墙壁上有一个陷进去的方形木框，里面陈列着几瓶洋酒和一些装饰品。淑英将右边的房门打开，海华惊叫了起来：

“我的天！你住这样漂亮的地方，光说这些设备，一共值多少钱？”

“都是客人送的。”淑英轻松地说，“床铺、衣柜和梳妆台，一共是三万多块钱。床铺就去了两万块，是全新的美

国货。”

“外面的东西呢？”

“沙发和电视机是我和莎菲两个人分别向客人敲竹杠来的，还有厨房里的电冰箱。地毯是房东本来就有的。”

“这里不是你一个人住？”

“还有莎菲，和我是同一家舞厅的小姐，住对面的房间，她现在上班去了。”

淑英打开海华的皮箱，将衣服取出来，放进巨大的衣柜里，其他零碎的东西则塞进下面的一个抽屉内。

“你和别人同住，我住在这里方便吗？”海华说。

“什么话？”淑英转头向她，“在我们舞厅中，莎菲和我是最好的朋友，她待人很热心。你来信的时候，我就告诉她我们的关系，她对你的遭遇非常同情，她说你上班的时候，她会尽力去帮助你。”

淑英领着海华去参观浴室和厨房。浴室是用瓦斯的热水器。厨房里除冰箱之外，还有一座不锈钢的厨具和瓦斯炉，以及一些零乱的锅子和碗碟，有两双还没有清洗的碗筷放在洗碗池里。

“你们自己烧饭吗？”海华问。

“中午在家吃的时间比较多，晚上都在外面吃。”淑英看手表，说：“你饿了吧？我们到外面吃饭去。”

“现在几点？”

“六点了。”

海华在家里吃饭的时间很正常，中午十二点半，晚上六点，都是她在家吃饭的时间。淑英就不同了，有时陪客人消夜回到家里，常常是深夜两三点钟，直睡到中午十二

点以后，有时到下午一两点钟才起床，随便弄些东西来吃，中午这一餐对她并不重要。吃过了中饭，然后洗澡，洗完了澡已经是三点钟左右了，于是去美容院。她的美容师是固定的，如果那个人没有空，她就必须等待。从美容院出来，如果时间还早，她就到咖啡馆消磨一段时间，直到五点钟才到舞厅上班。舞厅的茶舞是七点钟散场，客人都不到七点就带她出场了，所以下午七点钟以后，才是她正常的吃饭时间。今天海华刚来，当然不习惯她这种生活，她怕海华的肚子熬不到那个时候，于是提议早些出去吃饭。

“你想吃什么菜？”走出大门，淑英问。

“随便。”海华回答。

“去吃广东菜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吧。”

她们走出巷口，刚好有一辆计程车从后面驶来，司机按了下喇叭，淑英站住了。司机打开车门，她们跨了进去。

“西门町，马来亚餐厅。”淑英对司机说。

司机没有说话，默默地朝西门町的方向驶去，在马来亚餐厅的门前停了下来。淑英付过车资，打开车门走了出去。

淑英还没有接近餐厅的大门，一个男服务生已经拉开门等候她们了。淑英跨进门的时候，那服务生礼貌地向她低声地问：

“两位吗？”

“嗯。”淑英应着。

那服务生领她们到右侧尽头的一张方形桌前。她们坐下来时，一个女服务生送上来一壶茶和两条毛巾，然后将

两个倒放在小碟子里的茶杯翻过来，替她们倒满了两杯茶。另一个男服务生送上来一份菜单，然后恭敬地站在她们面前。

“吃什么？你点吧！”淑英将菜单递给海华。

“随便，我不会点，你叫什么我就吃什么。”海华将菜单递还淑英。

淑英并没有看菜单，对服务生说：

“一盘卤猪珰，一盘咸蛋肉饼，还有……清炒豆苗。”

她转过头去问海华：“你想喝什么汤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“好，就来个随便的汤好了。”淑英说。

那服务生笑笑，对淑英说：

“来个凤爪冬菇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就凤爪冬菇吧！”

马来亚餐厅的生意不坏，才过六点钟，楼下的座位已经坐了很多客人。淑英告诉海华，这家餐厅和她上班的那家舞厅，是同一个老板。这时一个高大身材的中年男子从楼上下来，他还没有跨完楼梯，就看到坐在角落里的淑英，于是走了过来，坐在淑英的身旁。他说：

“白玲，你今天怎么不去上班？”

“老板，请一天假总可以吧？”淑英撒娇地说。

“当然可以。不过，这是你自己的损失。”

“嗨，老板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今天刚从台中来的同学林海华。”

“林小姐，你好。”老板转过头对海华说。

“她并不好。”淑英说，“她想到舞厅上班，怎么样？”